坡仙集卷之七

策問并對策及策略等

私試策問 三首 好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

之憂幾至于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
蕃昌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于異姓遠矣文景之世
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無憂至於武帝諸侯
之艱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
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而匈
奴又破滅臣事于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
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
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
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
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
大夫相與扼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
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欲名諸將而內脅
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
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
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
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
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
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

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名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畝畒起於匹夫而至于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潔爲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冀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

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

可以動心矣

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祓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始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彼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妙妙萬古通知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

于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騎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覈天下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妙妙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

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于子之德宗之于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覽焉

問古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

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于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于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栖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　二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而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歷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

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于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省試策問　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于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

功博矣、陛下嗣位、四年于茲、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始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始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亾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誚、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奔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竭、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

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陸平仲韋貫之薛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益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益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郵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于篇、

御試制科策一道　痛快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亦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叙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

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亾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内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爲陛下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

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晏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

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鑠、田野雖闢、民多亾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

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鬱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鬱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鬱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詬也是不能辦其事而

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
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恐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成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

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慊。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

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華華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對士　至妙至妙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夫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後者、義也。而陛下易

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華華之而無不服陛下之言及此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華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徵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詬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

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于不敢華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遞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

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于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亾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

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于此而謂周公行之欺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

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于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腹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陀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

後敢用益以爲其人可與幾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蝘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鄙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焚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

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不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誚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末段尚當推廣理財未善之故若如此所云則神宗不服安石亦不服但懇切迫直最可誦可喜也

策略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

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

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悗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

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定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事之不立而患事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敗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句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

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亾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至言）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句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切）中（切）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

策略三

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亦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洛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

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如此說正中神宗用安石之心矣）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秪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沈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

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諠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

策略四

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

若不足以終日故善治水者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

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鎭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

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

（竟但今日古今天下知用狂狷安得不治）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縻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

（刺骨）

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

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倀倀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竊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鬱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擧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嚬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

策別六　痛切不可當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

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

絕妙絕妙

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奸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

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此公自己心事安可與俗人言哉）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

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昔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于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唐之得人於斯爲盛。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好也。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痾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矣、手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

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冤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

策別十

其五曰無責難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

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擧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擧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

使天下皆能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此聖人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用之則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于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于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

自知者此其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絶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絶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于鞭笞羣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矣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

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敦教化三字似俗儒口語可厭而發出切實之論

反令人抵掌乃知眞道學雖說假道學語亦自不假也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後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

教化之實不至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事已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百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臣愚以爲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

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足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奸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奸常起于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于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亾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

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
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
弊者、從可知矣、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
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
賦之多寡、則奸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
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吁此丈量之所以爲惡政也）是故、士大夫畏
之而不敢議、

策別十六　北狩之事公已看見時不用公可奈之何

其五曰、教戰守、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
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
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
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
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安于佚樂、卒有盜賊
之警、則相與恐懼譁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
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樂、酣豢于游戲酒
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蹶而不復振、是以
區區之祿山、遂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
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

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于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御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于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于戰、不先於我則先

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苟不免於用兵而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炎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議者以爲無故而動民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天下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曰省費用臣請得以小民之家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欲富而愈貪盡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鬻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

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以爲費用不可復省。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廢長。廢長立而馬益癯、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自亳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亳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匹、而不知其費、聚千匹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

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

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耆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性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

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

嘗有拒絶之義、非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廢、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之。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

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徼權、英雄豪傑

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閒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冐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應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古今大道尤切宋事

古之以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

強偪而至於亾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于亾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于亾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内侵而至于亾者二晉是也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

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

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奸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有是有非有可有否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于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于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

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懽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是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

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敵也西戎之于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于敵人之所不能我大

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于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緜緜而不絶、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壖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可以訪之于者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亾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

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亦可以槩見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以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于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

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

坡仙集卷之七　終